



商代盘龙城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编



冯天瑜 刘英姿 ◎ 主编
余西云 唐惠虎 陈邂馨 ◎ 副主编



科学出版社

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编
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主 编 冯天瑜 刘英姿
副主编 余西云 唐惠虎 陈邈馨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2013年在武汉举行的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结集。自盘龙城被发现60年来,无数的考古工作者在此默默发掘、潜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许多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盘龙城的发掘工作,见证了盘龙城研究从无到有,进而逐步深入的整个过程。与此同时,也不断有后辈学者加入到盘龙城考古发掘和研究当中,论文集集中的不少成果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书中的成果,将为盘龙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及建设商代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冯天瑜, 刘英姿主编;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03-041562-2

I. ①商… II. ①冯… ②刘… ③武… ④武…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湖北省—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K87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9479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 责任校对: 鲁 素

责任印制: 钱玉芬 /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4

字数: 300 000

定价: 10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商代盘龙城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地位.....	冯天瑜 (1)
从不同角度看盘龙城——在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伯谦 (5)
推进盘龙城及江汉地区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在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 巍 (8)
重现昔日商都辉煌——武汉市郊的盘龙城商代古城	王 劲 (11)
商代的南方.....	唐际根 (15)
光辉灿烂的商代盘龙城.....	陈贤一 (20)
在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沈海宁 (29)
论盘龙城商城的地位.....	罗运环 (31)
盘龙城与商代的虎方.....	黄凤春 (36)
盘龙城与铜绿山古铜矿业关系.....	陈树祥 (44)
试析盘龙城遗址的文化特征和重要地位.....	徐少华 (55)
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陈列建议.....	高蒙河 (61)
殷墟遗址保护利用的探索与实践.....	杜久明 申文喜 (63)
试论中国早期城市与河流的关系.....	杨 华 杨 勇 (69)
盘龙城遗址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	余西云 (109)
盘龙城的性质——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张昌平 (123)
盘龙城遗址在武汉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价值与定位.....	傅才武 邹 荣 (130)
盘龙城的历史价值.....	向桃初 (139)
盘龙城宫城城垣、压脚台、城壕相关问题分析.....	刘森森 (141)
从盘龙城遗址出土玉器看商代社会的精神文化.....	付守平 付 丹 (154)
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	王立新 胡保华 (164)
从聚落形态看商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	豆海锋 (180)

商代盘龙城在中国早期文明史的地位

冯天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为建设“商代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做学术准备，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大学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学家、先秦史专家汇聚江汉朝宗之地，举行“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早期文明研究和武汉城市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亦为我们长期受惠考古学并关注乡邦古史的学人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作为会议的筹办者之一，笔者向与会诸君三致敬，并就一些困而求解又未获深解的问题就教先进。

一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黄陂区滠口镇境内，因被盘龙湖环抱而得名。因无文字材料发现，此城的商代原名已淹没于历史的浩茫之中。

1954年长江大水，武汉市防汛筑堤，需从郊县取土，盘龙城城址由此发现，1963年开始试掘，1974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此设立考古工作站。1956年盘龙城遗址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36个重大文化遗址之一，2006年正式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保护项目。

盘龙城是目前武汉地区经正式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城址，略在商代二里冈时期至殷墟一期（夏代晚期到商代早中期），距今约3500年。武汉地区已经发现武昌放鹰台、黄陂鸡公城商代城墙等一批遗址，盘龙城是其中内涵较为丰富的遗址，是武汉地区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物证。

盘龙城遗址东西长约1100、南北宽约1000米，总面积约1.1平方千米。城内东北部有3座宫殿基址，并有城垣及护城壕沟结构。城外分布着手工作坊、民居点和小型墓地。

盘龙城遗址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所发现的文化遗存类似，当属商文化系统，又吸收本地石家河文化、江南印纹陶文化等因素，形成盘龙城类型这一商文化边缘地区的新类型^[1]，是少有的一座基本未遭破坏的商代早期城址。

大半个世纪以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有若干重大发现：

一如遗址1、2号宫殿，展现了我国古建遗址中最早的“前朝后寝”格局^[2]。

二如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其中一件青铜钺长41厘米,形制之巨为商代罕见;一件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最大的玉戈,有学者据此称这里的商人为“戈人”。在这里还发现了迄今所见最大的商代前期饕餮纹圆鼎(高85厘米,重24.34千克)^[3]。

三如近年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城址西北等处调查时,在杨家湾发现盘龙城外围有城墙夯土及基柱遗迹,表明在已经发掘的城址范围之外,可能还有外城存在,甚或可能先于或晚于盘龙城的城址并列。

总之,盘龙城遗址的发现及其不断披露的新发现表明,此处是我国南方地区文明水平颇高的商代初中期城址,由此修正了商文化没有扩展至长江的旧说,并为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面貌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图景。

二

学界把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器冶炼铸造、城市出现视作跨入文明门槛的三大标志。盘龙城遗址虽未见古文字,然城址完备、青铜器丰富,可视为重要的早期文明遗址。就青铜器而论,盘龙城遗址不仅出土了多件当地铸造的青铜重器,更值得深究的是,此城系铜料生产、运输的集散中心。

铜是人类较早认识并冶铸的金属。如果说小亚细亚的赫梯及古希腊跨入文明门槛主要依凭铁器,那么古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主要依凭铜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祀的礼器和战争使用的兵器,仰赖铜料得以制造,故铜料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它关乎国家权力的确立与延传。商代青铜的一大供应地在长江中游,今湖北东南、江西西北、安徽南部有一条沿江铜矿带,西周以后成名的今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江西瑞昌铜岭铜矿、德兴铜矿、永平铜矿,安徽南陵大工山铜矿,在西周两汉以至宋明时期都有相当规模。可以推测,商代长江中游一带已产铜不少,且可利用长江、汉水水路,运至随枣走廊,再经陆路,输往中原。而盘龙城遗址以府河连接长江,上距汉水不远,正处在铜料运输的关键位置。商人在此设置方国重镇,经营铜料生产及运输。这也表明,后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地区早在3000多年前即是承接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

在“青铜时代”的商朝,盘龙城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学界有“方国说”“军事据点说”“商王行宫说”等,尚无定论,笔者倾向于方国说。盘龙城的修建与商王朝获取南方铜资源有关,这是学界共识,而盘龙城与商代铜料生产运输的关系之具体揭示,是确认盘龙城性质的钥匙,这有待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1) 盘龙城经历了夏末和商代早期,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盘龙城与中原政治中心的关系如何,有无迁衍变化?这些变化在物质文化上有何反映?

(2) 除盘龙城外, 湖北境内的商代前期遗址还有黄陂袁李湾、新洲阳逻香炉山、随州淅河、西花、庙台子、江陵荆南寺、张家山及阳新大路铺、黄冈螺丝山等重要遗址, 盘龙城遗址与这些遗址的相互关系, 有待考析。

三

关于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史的关系, 时下流行“盘龙城为武汉城市之根”说。而此说只有纳入武汉城市史长时段演化过程才有真实意义。十多年前, 笔者曾提出“武汉市龄四层次”说:

(1) 盘龙城可以看作武汉城市的源头, 然此一商代方国都邑后被废弃, 其功能为武汉地区渐次兴起的其他城址所续接、承传, 这种续接、承传的研究有待深入。

(2) 三国初期出现的“郢月城”(今汉阳)、“夏口城”(今武昌)是武汉市区较早的有规模的城市建构, 它们与商代盘龙城的联系性和区隔性有必要探讨。

(3) 明代因为汉水改道, 汉口从汉阳析出, 武汉由“双城”(武昌、汉阳)演为“三镇”(武昌、汉阳、汉口), 汉口后来居上, 明中叶以后崛起为全国“四大镇”之首, 这是武汉城市史的一大节点, 其与盘龙城3000多年前的兴起古今辉映。

(4) 19世纪中叶汉口开埠、19世纪末张之洞督鄂, 武汉开始从中古城镇向现代都会转化。

只有把盘龙城置于武汉3000多年城市演化的大系统中, 方能昭显其历史意义。

另外, 盘龙城与周边更早城址的关系问题也值得探讨。2008年, 考古工作者发现黄陂祁家湾建安村张西湾城址^[4], 城垣大致兴建于石家河文化早期, 至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可能已被废弃, 其年代早于盘龙城, 是武汉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张西湾城址规模不亚于盘龙城城内的宫殿建筑。为什么会在城址之外出现宫殿性质的建筑? 4000年前的张西湾城址与盘龙城的联系, 在城建上是否先后继承? 这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四

自盘龙城遗址发现以来, 尤其是21世纪以来, 考古工作者对其开展了一些研究集成工作, 如2001年《盘龙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印行; 2002年武汉市召开“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并出版《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此后陆续出版了《盘龙城青铜文化》(2002年)、《盘龙城文物精品图录》(2005年)、《武汉之根——盘龙城》(2005年)、《武汉之根——盘龙城文集》(2008年)等著作。然而, 盘龙城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皆为未竟之业。仅就考古工作而言, 已经发掘的遗址目前仅占全部遗址面积的小部

分,省市考古部门正在进一步努力,武汉大学考古系将以盘龙城遗址作为教学科研基地,长期致力于勘探及研究工作。恳望政府大力支持、诸位先进继续指导这一方兴未艾的事业。

盘龙城遗址是武汉市城市史的开端,今天的武汉由此出发,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发展成华中最大的中心城市,被未来学家评估为21世纪世界最具发展前景的十大城市之一。而开展盘龙城考古及研究,是对过往历史的尊重与传承。而筑牢实现宏伟愿景的前进基点,是我辈无可旁贷的责任。

注 释

-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九六三年至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 杨鸿勋:《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展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2期。
- [3] 喻少柏:《湖北盘龙城商代前期最大鼎有了“身高体重”》,《中国文物报》2006年5月12日。
- [4] 刘辉、郭长江、张君、谢育新:《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从不同角度看盘龙城

——在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伯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谢谢各位领导！今天能参加“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我特别激动，为什么呢？一个是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盘龙城考古又迎来了辉煌的春天，在杨家湾的发掘即将开始；另一个是见到了发现盘龙城、在盘龙城做过多年发掘工作的蓝蔚先生、王劲先生，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2002年，我来武汉参加关于盘龙城的研讨会，当时的发言已发表在《武汉城市之根——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一书上，对盘龙城的地位和价值做了解析。这次我讲的题目是：《从不同角度看盘龙城》。

其一，回过头来看盘龙城遗址，我觉得应该放在中原系统文化和长江中游系统文化的互动格局中来看。根据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成果，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原系统文化，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4000多年前的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在各个文化发展阶段，黄河流域的中原系统文化和长江流域中游系统文化，各个文化是经常互相交往的。有时候长江流域文化向北推进一点儿，有时候又相反，中原系统文化又向南推进一点儿。中原的仰韶文化曾经一度推进到随州一带，但时间不长。在屈家岭这个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兴盛起来，它也向北方延伸，郑州大河村即发现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在石家河这个阶段，大约接近4000年吧，在长江沿岸的遗址中也曾见到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宜都石板巷子即发现有明显属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夏王朝建立以后，中原系统文化在中原地方得到了巩固。夏代晚期又向长江流域渗透，1985年我们在荆州的荆南寺发掘，曾发现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回想我们1976年发掘盘龙城的时候，在2号宫殿前边地层中也发现过二里头晚期的陶器，不过当时出土标本较少，性质不是特别明显，但应该说就是二里头晚期的东西。

夏王朝被商推翻，在郑州建立称为“亳”的首都，在二里头旁边建立了偃师商城，有人认为是文献中的“西亳”，有人认为是陪都，商的力量一下壮大了，向东西南北不断推进。从考古发现来看，往北，在山西闻喜发现有东下冯商城，在南方就是盘龙城了。如果能把盘龙城外城确认的话，那规模就更大了，除郑州商城外，仅次于偃师商城。所以我认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这两组文化，你来我往，互有进退，只是从夏开始，中原文化才没有大的变动。从这个高度、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能更好地

理解盘龙城兴起的意义。

其二，从盘龙城内涵来看。盘龙城是商人往南开拓疆土，来这里之后建立的一个军事据点。但从盘龙城遗址内涵来看，不仅仅是个军事据点，城址内东北部是宫殿基址，从发掘的1号、2号基址来看，形成了“前朝后寝”的格局。城址外，东南部有李家嘴贵族墓，1974年，王劲先生和俞伟超先生发掘了二号墓，至今发掘的商代墓葬还没有超过这个规模的，大玉戈、大铜鼎都是在二号墓出土的，应该说它的地位是相当高的。郑州商城虽说是首都，但是迄今尚未发现超过李家嘴这么大的大型墓葬。前几年，又在杨家湾发现了几个大型基址。从可能是外城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位于内外城之间。总之，无论是从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玉器还是那些建筑基址、灰坑、墓葬、外城来看，它都不是简单的军事据点。从这个角度看，盘龙城有一个发展过程，慢慢地从军事据点发展成了一座城市，也是商代在南方也就是南土最大的城市了。规模仅次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样看来，就不是简单的军事据点了，它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应该是一座城市。可见，中原的商文化向南方推进，盘龙城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其三，从盘龙城遗址衰落之后看。从这个地区、这个角度看，盘龙城自商代中期开始逐渐衰落，与整个商王朝的衰落步调一致。总体来看，当时的商王朝，北方不行了，西方不行了，南方不行了，只有东方坚持了下来。文献记载，商朝从仲丁之后有九世之乱，盘龙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衰落了。政治上可以有改朝换代，可以有强弱，但文化却不曾中断，到商代晚期，在汉阳纱帽山出土过两件青铜器，上面还有族徽，说明这时商又开始发展了。随着周人灭商，商王朝没有了，但它创造的文化还在传承，王朝断了，文化没断，如黄陂的鲁台山，出土了一批两周早期的青铜器，是西周早期的一个封国，那个地方非常重要，有可能的话还可以做些工作。

从盘龙城开始，中原文化一直在这儿稳固发展下来了，从这一角度看，盘龙城起的作用应该说是不断地发展传承下来了，不是说盘龙城遗址衰落了，文化就衰落了。它作为中华一统文化的一部分，为在南方的开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以此为基点越过长江，西周时期在宁镇地区建立了吴国，在浙江建立了越国，中原文化不断向南推进，并融合了许多当地的文化。

从以上三个不同角度看盘龙城，其意义非同一般。我们不仅看到了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看到了即使衰落之后，它仍然发挥着作用，今天来讨论盘龙城的价值和学术意义，回顾历史，对于我们今后和将来都有着指导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和努力的方向，但怎么实现这个梦想呢？靠什么复兴呢？当然各行各业都要上，但决不能忽视文化的力量，忽视了文化的力量，短时期内会短、平、快，好像成绩很大，但长远讲肯定要吃大亏。从世界范围来看，最后角逐胜利的都是文化的比拼。美国为什么强大，他不仅是经济强大，在我看来美国的文化比经济更强大。美国电视一放，大人小孩儿都看，我们的就不一样，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武汉市政府能够抓住商代盘龙城，能够把它保护好，建成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老百姓能切实看到考古成果，享受考古成果，感受我们古老文明的魅力。拿城市来讲，城市与城市比，比高楼吗？那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比有没有文化底蕴、文化品位。

回顾过去，几乎每个运动，都要拆带古字的东西。很吃亏呀，如果北京城古城墙不拆，现在什么结果。想申报世界遗产没城墙呀，现在搞北京城中轴线申遗，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当时头脑不发热，城墙保护下来了，该多好。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应把文化放在首要地位。目前来看，如何保护好盘龙城遗址，建设好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需要武汉市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

会议总结

现在让我来做会议总结。在此，我谈谈个人的几点感受和体会。第一，参会人员，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气氛非常热烈。参加今天会议的，有87岁高龄的王劲先生、蓝蔚先生；年轻的，像在座的两位博士，也就30岁左右，这体现了大家对盘龙城的关注，体现了以我们盘龙城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兴旺发达的状况。第二，政府官员和学者一起讨论，这是本次会议非常新的特点。以前我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学术会议，从来没有出现过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讨论的情况，政府官员参加完开幕式就走人了。这次会议第一阶段由刘市长主持，第二阶段由骆书记主持，规划局的领导讲了盘龙城的保护和开发展示规划，体现了新时期的学术研究打破了仅在学术圈子里转的状态。学术是要为现代各个事业服务的，相关的人包括学者也包括公务员，讨论研究这类问题还是多些人好。像这类会议，不是纯学术性的会议，是讨论盘龙城遗址保护、博物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问题，只有相关单位、相关人员都来参加，才能得出好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次会议与其他以往会议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①这次学术讨论会回顾了盘龙城遗址发现、发掘、研究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前人所做的工作了解了，才能看到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才能弄清主攻方向。②对盘龙城本身年代分期、性质做了深入的讨论，我自己感觉比2002年的讨论会更深入了一些，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或倾向性的意见。③盘龙城是南方的一座商城。将它放在商代早中期的政治格局当中来考察，对其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看待盘龙城，就不仅是对一座城的认识，不仅是对今天武汉市历史的认识，还是对湖北省、长江中游乃至中华文明如何由不同的文化慢慢融合在一起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盘龙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会议不长，但很成功。

最后，特别感谢武汉市的领导来参加会议，感谢举办会议的各个方面的人士。同时也对为会议作出很多服务的各位同志表示感谢！

推进盘龙城及江汉地区的考古和历史研究

——在商代盘龙城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是我国商代一个重要的城址，我上大学时就听说盘龙城遗址是个重大发现。盘龙城自1974年发现以来，因其文化面貌清晰、等级高、内涵丰富，一开始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特点。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受国家文物局委托，确定全国百处重点保护的大遗址时，盘龙城名列前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它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盘龙城是在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商代城址，而且是高等级的城址。盘龙城位于长江中游，它的发现，把商王朝经略南方的课题提到了研究日程，商代的南土问题如果没有盘龙城的发现，也就无法研究。盘龙城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历史——商王朝自身、商王朝对周围的控制，以及商王朝的四方，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商王朝建立盘龙城这个据点，巩固了其长江中游地区的控制。

盘龙城位于商王朝掠夺铜矿原料的通道上。铜料的获取对商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铜兵器、铜礼器的制作，铜料必不可少。目前发现的早商城址，在山西、湖北都有，安徽可能也有。不管是军事据点还是方国，在这里建设据点，目的性都很明确。重要的目的之一，可能是青铜原料的获取和保障。国外研究的理论是资源获取、控制和垄断，是维持一个王朝统治的重要因素。在这一点上，对于商王朝的巩固，盘龙城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根据我们研究二里头时期和商代绿松石的成果，我们认为，湖北地区可能是夏商时期重要的原料来源地。绿松石是供高级贵族使用的，这是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都凸显出盘龙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是盘龙城前朝后室的宫殿格局，在殷墟也发现了这类格局的建筑。盘龙城宫殿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商代早期就有前朝后室的格局，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关于盘龙城今后的工作方向。对盘龙城的认识，城址本身是一个，它的范围、形制特征、布局、外城是否可以确认，城壕等的研究，都要加大力度，这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后面还有很多地方值得研究。这座商代城址为什么要选择建在这

里呢？它兴建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古代人们对城址或聚落居址的选择是有说法的，建议对这方面要加大力度研究。武汉大学的学科配置很全，我希望武汉大学的学者以盘龙城为切入点，促进武汉大学考古学的多学科结合。光研究文化面貌，还远远不够。我现在负责国家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深体会到，遗址大量信息的获取，需要多学科结合才能做到。在这方面，传统考古学是远远不够的，仅凭传统考古学很多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多学科合作，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比传统考古学能够看到的要多得多。这一点我对武汉大学抱有希望，武汉大学是个老牌学校，现在要承担盘龙城遗址本体保护工作，这无论是对盘龙城的 research，还是对武汉大学的学科发展，都是一件大好事，是武汉大学考古学及多学科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建议加大工作力度，对盘龙城遗址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勘探，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基本布局如果不了解，很难。我们做规划本身是件好事，我们考古同行总有一个感觉：规划先行，考古滞后。在对一个遗址还没了解透彻，甚至基本布局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着手编制保护规划，其针对性和有效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我在2013年3月份人大会议上提过提案，建议对大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勘探，不仅仅是打几个探孔就够了的，而应是全面勘探和详细记录。探孔标本要保存，用大面积的钻探，辅之以较小面积的发掘，就可以全面了解遗址地下埋藏的基本情况。盘龙城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现代城镇整体覆盖。我建议过国家文物局，分期分批支持对大遗址进行勘探，国家文物局会有一批相当大的经费支持，建议盘龙城尽快申请。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关强司长说过，这个经费可在国际文物保护经费中列支。我们国家每年文物保护经费20个亿，可用1/5左右支持大遗址的系统勘探，有了这些支持，勘探的工作环境是不一样的，盘龙城完全可以争取第一批勘探。

我还有一个想法，在江汉平原地区，从史前到二里头时期再到商周来看盘龙城的出现与衰落，它不是偶然的，而与在此之前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商王朝在此建立高等级的城址，绝非偶然，此前这里应不是无人区，很可能是一个区域的中心。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很多商代城址在修建前，就有夏代后期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在此活动，这里是不是也是如此？

应从联系的角度来研究盘龙城与商王朝的关系。盘龙城不管是军事重镇也好，方国也好，与商王朝的联系都是非常密切的。要动态地考察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商王朝势力强弱的变化，它们的关系本身也在变化。以联系的观点作动态的考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意识？另一个是盘龙城与其周围地区的关系，从陶器中我们可得到线索。

另外，从“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个格局来考察盘龙城，或考察江汉平原、长江中游地区。这个方面，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我建议以盘龙城的本体保护为契机，促进盘龙城及江汉地区的考古和历史研究。

最后说一个问题，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上海举办了“2013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在论坛上，发布了过去两年（2011年度和2012年度）世界考古重大发现（10项）和重要研究成果（9项），还举办了世界考古学主题论坛——“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和公众考古论坛，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的近百位顶级学者和100多位国内各考古研究机构和重点大学考古学院系的学科带头人参加了论坛，堪称世界考古学的一次盛会。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与会的各国考古学者对当代社会怀有深切的责任感。考古学家认为，今天社会是过去社会的延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可以在过去的人类教训中得到启示。人文环境，包括不同环境的交流与碰撞，也包括文化多样性的珍重，乃至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考古知识的普及等，都是当代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希望湖北的同行，能从以上这些方面，把盘龙城保护与利用作为考古学家的责任。说大一些是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说小一点是对乡土的热爱。关于盘龙城考古成果的宣传和知识的普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希望盘龙城遗址能早日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名单，这样支持力度更大。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为盘龙城的考古研究和保护与利用而努力。

重现昔日商都辉煌

——武汉市郊的盘龙城商代古城

王 劲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位于长江北岸的府河之滨，与汉口隔江相望，隶属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之地名，似因此地的盘龙湖畔有一古城而得名。

盘龙城古城，坐落在商代遗址群的西南部，自1954年在武汉市防汛工程中考古调查发现盘龙城商代遗址后，考古工作者首先在遗址的土城内外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此遗址群上已进行过多次大小型考古调查发掘的工作。

据当地老年村民说，防汛之前的盘龙城古城，曾有耸立在地面以上七八米之高的土墙，由于人们视为一般土城，漠然对之。古城四面城垣中部均有出入的门，每面城门的两侧均各有一石门墩。附近的村民常在城内东北高地草坪上放牛，孩子们在城内玩耍，城内西南洼地，则是村民们种植水稻的一片水稻田，村民在城内与城墙上开沟引水灌溉农田；当年，因府河里有血吸虫，城内的西北角挖筑有水井，系土城外西面临近的两座小村庄村民的饮用水井。

1954年，武汉市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在抢险防汛筑堤工程中，临近长江的这座土城的城墙成了筑堤的土源，在千军万马的挖掘取土中，顷刻间，将这座土城的城墙挖的所剩无几，临府河的一面东城垣几被全毁；由于这里曾是血吸虫重灾区，少有人烟，才难得地让盘龙城古城高耸的城墙在地面保存了几千年，却被毁于一旦，实乃可惜。这座古城现地面仅存土城残垣，远眺盘龙城古城，只是一座高于地面的土城遗址。

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在盘龙城古城址外西面的楼子湾，配合农田灌溉开沟引水工程时，发掘了一批商代中小型殉葬青铜器墓，观察墓葬规格和殉葬的青铜礼器组合，这里似应为一处士大夫级中小官员的墓地。

1974年和1976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在盘龙城商代遗址群进行了两次大型考古发掘，确定了盘龙城古城的建筑年代，探知了城内的建筑布局与城垣外有关遗迹等情况。

盘龙城古城系夯筑的城垣，解剖城垣，从城垣夯筑层之下出土的文化遗物发现，城垣叠压在二里头期的文化层之上，城垣夯筑层内的遗存为二里冈下层文化遗物，从

而获知，古城的建筑年代应为距今3500多年的商代前期；下层二里头期的文化属夏文化遗存，说明在此商城建造之前，即已有夏代的人南下来到这里。

古城近方形，南北长约290、东西宽约260米，城周长约1100米，城内面积约为75 400平方米。古城现尚存西垣、南垣与北垣西段的残垣和四个城角，故高于地面的整个土城轮廓依稀可见。是我国迄今商代城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座古城。南城垣是残垣中最高的一面城墙，残高约3米，其余残垣残高在2米左右或不足1米，残垣厚20~70厘米，横断面呈梯形。为防外侵，城垣底坡、外坡较陡，内呈二层台缓坡；在东、西、南三面城垣外，发掘揭露了三段护城河（即城壕），解剖南城垣东段至墙外的护城河内岸，发现10多个尚存有朽木或朽木痕迹的柱穴，穴内下部均呈尖状，应是木桩遗迹；与之相应的护城河对岸筑有一高土堆，土堆顶部发现一个遗有残朽木的大柱穴，穴之底部亦呈尖状，应是桩穴，观察护城河内岸与对岸的木桩穴，分析内岸似为过河渡船的停船码头遗迹；对岸的大柱桩穴，则是过河渡船靠岸后，临时停靠拴绕船上缆绳的粗木桩遗迹，应是一处以渡船为交通工具过河的建筑物。

东城垣外的护城河南段内岸，发现在20多个底部呈尖状的柱桩穴上面，叠压有排列的一层层腐朽木板的板块遗迹，而对岸却未发现任何建筑遗存迹象，根据生活知识观察内岸的木板建筑结构形式，此建筑遗存可能是一吊桥设施，若城内有人出城过河，则将吊桥升起放到对岸，过河人上了对岸则将吊桥收回，有人回城时在对岸呼喊一声打个招呼，内岸吊桥的管理人员即将吊桥放到对岸。分析东面之所以采用吊桥作为渡河设施，其原因是东面的护城河临近府河，府河直通长江，若采用吊桥作为渡河的交通工具，则有利于城内的安全。

古城址内的东北部是一大片高台地，西南部地势低；考古工作者在东北高地上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3座建筑基址，先后揭露出两座建筑在台基上的大型宫殿基址，宫殿坐北朝南，前后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前后相距13米，北面的一座建筑，其台基东西长39.8、南北宽12.3米，建筑总面阔38.2、进深11米，是座大型宫廷建筑，台基上有成“一”字形排列的4室，各室南面均开有门，两端的宫室小于中间2室，4室外有由大檐柱环绕构成的回廊，观其建筑形式应是一座寝宫。

在寝宫南面、建筑在台基上的一座大型宫殿，台基东西长29.95、南北宽12.7米，建筑总面阔27.25、进深10.8米，是由台基周边环境环绕28个大檐柱构成的近方形，中间作空间式的大型殿堂建筑，应是朝会、朝事活动的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断言，此两座大型宫殿建筑是“前朝后寝”的格局。坐落在寝宫东面的一座探知（未发掘揭露）其宽仅5.1米的建筑，应是此宫殿外围的廊庑建筑。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唯一可以复原建筑全貌的两座商代宫殿基址。杨鸿勋先生根据城址内考古揭露出的以上两座大型宫殿基址，环绕建筑外围四周的红烧土大方柱础中檐柱穴与挑檐柱穴，墙基沟槽等遗迹，进行了绘图复原。复原图上，矗立在台基上的两座重檐式大型宫殿气势恢弘。

古城外东北角的李家嘴台地，考古发现原是一处商代居住址后沦为贵族墓地，先后揭露出两座殉葬有较多青铜礼器的大型贵族墓，其中一座墓在二层台上发现了陪葬的奴隶骨架，是一奴隶殉葬墓。盘龙城城外东北面和西面贵族墓地中出土的所有青铜礼器，从器形、纹饰到铸造方法等，都无可争议地与中原商文化的青铜礼器如出一辙。由此断定，城内的主人应是南下的商都贵族。

随后的10多年里，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在盘龙城商城外的商代遗址群上，配合当地农田水利工程，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较全面地了解了遗址群内商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其中不少是重要的考古发现。

城外遗址群的北面，调查发现商代青铜铸造作坊遗址，遗址上出土有较多的红陶缸、圜埴、烧土残块、长灰沟、作坊工具等与铸造有关的遗物，圜埴内多遗有铜的炼渣，这里应是铸铜业的重点作坊区，看来，盘龙城贵族墓中殉葬的众多青铜器，应是在本地铸造的；然出土的青铜器特色却与商文化青铜器如此雷同，推测其操作铸造的技术工人，当是贵族从商都随身带来或专程调来的。

城外东南角的王家嘴（这里的人将河旁台地都称作嘴）台地的西面，即靠近城址的部位，地面考古调查采集到较多二里头时期的陶生活用器残片，考古人称之为陶片，得知早在夏代即有夏都的人南下来此居住过，这里是一处夏文化遗址。发掘王家嘴台地的东面部位时，揭露出3座商代烧造陶器的陶窑，其中两座为圆形窑，一座是利用坡形高地建造的长龙形的龙窑，据考古了解，圆形陶窑比较原始，早在史前的原始文化中即已发现，而在商代考古的陶窑报道中，尚未见有发现烧造陶器的龙窑的报道，盘龙城揭露出的这座龙窑似为第一次发现，把龙窑的出现时代提早到了商代。

城址外的西面考古调查发掘，在西北面发现了商代的祭祀坑。西南部位发现规模不大的房屋建筑遗迹，灰坑和用陶井圈累加筑成的水井；还发现几座中小型墓葬，从其中出土的陶片均是商代器形特征的陶生活用器得知，这里是古城外的一处商代的平民居住区和平民的墓地。

盘龙城商城规模不大，城内东北高地为大型宫殿建筑，西南部洼地未见有其他设施或文化遗迹，这座商城应是一座宫城。

关于盘龙城商城的性质，有学者根据盘龙城商代贵族墓中出土有较多的兵器认为：位于长江北岸的盘龙城商城，是商王朝为了掠夺南方的铜矿资源，或向南扩张其领土而设立的一个军事据点。

也有学者根据盘龙城商城内揭露出的“前朝后寝”高规格大型宫殿群和贵族墓中所出的与商畿都城相同的青铜礼器，出土的较多显示拥有军权与军队的铜钺、铜戈等青铜兵器，还有近1米长的大玉戈等贵重礼器，以及用奴隶为之殉葬的大型贵族墓等考古重大发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考析、论证盘龙城商城应是商王朝在南土建造的一座行都。

1988年，国务院公布盘龙城商城及商代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